

千秋 · 上

梦溪石 | 作品

晋江大神梦溪石诚意力作，网站积分过4.7亿的超人气作品。

于晏无师，家国天下，千秋霸业都敌不过一个人。

那个拥有世间至温柔力量的男人——沈峤。

『绝代双骄』

后最富魅力双男主

千秋之后 谁能不朽



I247.58

2527

1

千秋

·
上

梦溪石

作品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十七章	088
第二章	006	第十八章	093
第三章	011	第十九章	098
第四章	017	第二十章	103
第五章	022	第二十一章	108
第六章	027	第二十二章	112
第七章	032	第二十三章	118
第八章	037	第二十四章	124
第九章	042	第二十五章	129
第十章	048	第二十六章	134
第十一章	054	第二十七章	139
第十二章	058	第二十八章	146
第十三章	063	第二十九章	153
第十四章	073	第三十章	159
第十五章	078	第三十一章	165
第十六章	083	第三十二章	171

第三十三章	178	第五十章	316
第三十四章	184	第五十一章	325
第三十五章	191	第五十二章	332
第三十六章	198	第五十三章	337
第三十七章	205	第五十四章	343
第三十八章	213	第五十五章	349
第三十九章	219	第五十六章	353
第四十章	226	第五十七章	357
第四十一章	236	第五十八章	364
第四十二章	244	第五十九章	371
第四十三章	252	第六十章	379
第四十四章	260	第六十一章	388
第四十五章	269	第六十二章	394
第四十六章	277	第六十三章	399
第四十七章	286	第六十四章	402
第四十八章	296	第六十五章	410
第四十九章	306		

第一章

半步峰，顾名思义，脚下进退方寸之地，往前半步即是万丈悬崖。其上怪石耸立，异木横生；其下雾霭茫茫，神呼鬼泣，嶙峋险恶，天地不接。

悬崖前面，另有一座山峰，名曰应悔峰，比起半步峰之高峻也不遑多让，壁立千仞如刀削，仿佛无可立足之地，纵有些许苍翠，亦是根生石外，不假土壤，令人望之不寒而栗，悔不该登上此峰，应悔之名正源于此。

两峰之间有一道天堑，由上往下看，云海凝滞，不知深浅几何，隐约还能听见渴虎奔猊，川流不息的水声，寻常樵夫猎民尚且不敢攀登，就连先天高手立于此地，只怕也会生出几分人不胜天的感慨。

然而就在云雾之下的崖底，江水与山壁之间，有一条狭长崎岖，由怪石垒成的石道，此时却有两人一前一后走在上面。

江水汹涌，奔腾而去。浪花不时卷起，拍打在又湿又滑的石头上，行走时稍有不慎，即便不落入江中，也会被江水溅湿一身衣裳。但若尽量将身体往里靠，又会碰上倾斜陡峭，石面凸起锋利的石壁。总之必然左支右绌，狼狈不堪，绝无可能像眼前两人一般潇洒飘逸，闲庭信步。

“听闻二十年前，玄都山祁真人正是在此处半步峰峰顶败退突厥第一高手狐鹿估，逼他立下二十年内不入中原的誓言。只可惜当年弟子年纪尚幼，无缘得见，想必那一战定是精彩绝伦。”

说话的年轻人跟在后头，二人脚步不快不慢，却始终维持着三步之遥。

前面那人的步伐小，意态悠闲，真正是如履平地；后面的年轻人步伐略大一些，单看虽也飘飘若仙，可若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其中细微差异。

晏无师哂笑一声：“放眼天下，当年的祁凤阁的确称得上第一人，狐鹿估化外蛮夷，不自量力，自取其辱，怨不得旁人。只是祁凤阁要端着道门的清高架子，不肯下死手，却偏偏要立什么二十年之约，除了为玄都山埋下后患，又有何助益？”

玉生烟好奇道：“师尊，难道狐鹿估的武功果真很高？”

晏无师：“我现在与他一战，亦无必胜把握。”

“竟有如此厉害？！”玉生烟耸然动容。他自然明白自家师父功力何等高深，那狐鹿估能得到晏无师这一句评价，必然也是有着相当恐怖的水平，说不定天下前三也排得上号。

晏无师语气淡淡：“否则我为何会说祁凤阁为自己的徒子徒孙留下无穷后患。二十年前的狐鹿估，虽然略逊祁凤阁一筹，可这种差距，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并非不可消弭的，如今祁凤阁已死，玄都山再也没有第二个祁凤阁了。”

玉生烟轻轻吐了口气：“是啊，祁真人是在五年前登遐的！”

晏无师：“玄都山现在的掌教是谁？”

玉生烟：“是祁凤阁的弟子，名曰沈峤。”

晏无师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反应，他跟祁凤阁仅仅打过一次交道，那是在二十五年前，而当时沈峤才刚刚被祁凤阁收为入室弟子。

玄都山固然有“天下第一道门”之称，但在如今闭关十年刚刚出关的晏无师看来，除了祁凤阁之外，玄都山已无一人堪配当他的对手。

可惜祁凤阁已死。

见师父兴致索然，玉生烟又道：“听说狐鹿估的弟子，如今的突厥第一高手，左贤王昆邪，今日也在此处半步峰山顶约战沈峤，说要一洗当年的耻辱，师尊可要前去看一看？”

晏无师不置可否：“我闭关这十余年，除了祁凤阁之死，还发生了什么大事？”

玉生烟想了想：“您闭关后不久，齐国新帝高纬登基，此人耽于声色，奢靡无度，十年间，齐国国力急剧下降。听闻周帝宇文邕正筹谋伐齐，只怕过不了多久，北方就要为周国所并了。”

“祁凤阁死后，这十年间，天下十大高手的排位亦有所变动，其中青城山纯阳观易辟尘、周国雪庭上师，以及临川学宫汝鄢克惠，是公认的天下前三，正好代表了道、释、儒三家。

“不过也有人说，吐谷浑的俱舍智者应该名列前三，还有狐鹿估，若他这二十年内有所精进，此番再入中原的话，也未尝不能争一争天下第一的位置。”

说罢这些，玉生烟见师父还在继续往前走，忍不住道：“师尊，今日昆邪约战沈峤，想必又是一场难得的精彩。沈峤此人深居简出，自接掌玄都紫府以来，更少与人交手，只因他师父祁凤阁赫赫威名，他方才也被排上天下十大。师尊若

想瞧一瞧玄都山的底蕴，今日一战便不容错过，眼下应悔峰峰顶，怕是已经挤满前来观战的高手了！”

“你以为我今日来此地，是为了观战的吗？”晏无师终于停下脚步。

玉生烟有些忐忑：“那师尊之意是？”

当年他拜入晏无师门下时，也不过七岁出头，三年之后，晏无师与魔宗宗师崔由妄一战落败，负伤闭关，这一闭就是十年。

十年来玉生烟虽然照着晏无师的交代继续修习，也走了不少地方，进境今非昔比，早已跻身江湖一流高手，但师徒毕竟十年未见，总有些生疏隔阂，加上如今晏无师境界越发高深莫测，玉生烟心中的敬畏之情也就越发深厚，以至于平日在旁人面前潇洒倜傥的做派，在师尊面前却变得束手束脚。

晏无师负着手，语气淡淡：“祁凤阁与狐鹿估一战我早已看过，沈峤和昆邪俱是他们的徒弟，又还年纪尚轻，纵然再厉害也不可能超越当年祁狐二人的盛况。我带你来此，乃因此地水流湍急，地貌险峻，上接天蕴，下通地灵，最宜练功领悟。我闭关之时，无暇顾及你，如今既然已经出关，便不可能放任你在目前进境上徘徊不去。在没有悟出《凤麟元典》第五重之前，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玉生烟忽然觉得有些委屈，这十年来他虽然在外行走，于练功上其实一日都不敢懈怠，现在不过二十出头，《凤麟元典》就已经练到第四重，在江湖上也算是年轻一辈有数的高手了，自觉还是比较满意的，谁知到了师尊嘴里，却似乎毫无可取之处了。

似乎察觉到对方的情绪，晏无师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笑意：“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第六重，你有什么可骄傲的。与那些小鱼小虾比，不如与我比。”

虽则两鬓星白，但这并不妨碍他的魅力，俊雅容貌反倒因为这抹似笑非笑而越发令人移不开眼。

一袭白色宽长袍服被风刮得猎猎作响，人却依旧岿然不动，单单是负手立在那里，便已有了傲视天下的无形气场与威慑，令人倍感压力。

站在他对面的玉生烟，此时便觉有股扑面而来的窒息感，逼得他不得不后退两步，诚惶诚恐道：“师尊天纵奇才，弟子怎敢与您比！”

晏无师：“用你能想到最厉害的手段招呼过来，我要看看你这些年的进境。”

自出关之后，玉生烟还未被试过武功，闻言有些犹豫，又有些跃跃欲试，然而他在看到晏无师脸上一闪而过的不耐时，那仅剩的一丝犹豫也消失殆尽。

“那就怨弟子无礼了！”话音方落，他身随意动，衣袖扬起，也不见如何动作，身形便已经到了晏无师近前。

玉生烟抬袖出掌，在旁人眼里，他的动作毫无力道，有如春日拈花，夏夜拂尘，轻飘飘不带一丝烟火气。

然而身处其中，才能感觉到随着他那一掌出来，以他为圆心的三尺之内，草木俱动，江水逆流，惊波沛厉，浮沫扬奔，气流澎湃而起，悉数涌向晏无师！

但这股悬江倒海一般的气流到了晏无师跟前，却仿佛被无形屏障挡住，纷纷往两旁分去。

他依旧站在那里，甚至连身形也未动摇分毫，只待玉生烟的手掌到了眼前，方平平无奇地伸出一指。

只一指，不能再多。

就是这一指，便将玉生烟的攻势生生凝练于半空。

玉生烟只觉自己拍出的那一掌，掌风忽然悉数回流，扑面而来的是比方才自己所出还要厉害数倍的逆流反噬，不由大吃一惊，足下借力，忙忙抽身后退！

这一退，就一连退了十数步！

直至在石头上立定，他依旧有些惊悸难平：“多谢师尊手下留情！”

他这一掌，放眼江湖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接下来，是以玉生烟先时也不无自得之意。

然而晏无师只凭一指，就逼得他不得不撤掌自保。

幸亏师尊是在考验他的进境，没有乘胜追击，若换了敌人……

想及此，玉生烟不由惊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扬扬得意了。

目的达到，晏无师知道他已然警醒，也无意多说：“莫要浪费了你上乘的资质，过些日子我会前往突厥一趟，你于此地悟出第五重后，若是无事，就去找你师兄，勿要在外多作游荡。”

玉生烟恭恭敬敬地应下：“是。”

晏无师：“此地景致天成，少有人至，我欲游览一番，你就不必……”

话未说完，头顶不远处传来一阵响声。二人循声望去，便见一人仿佛从上面跌落下来，撞断重重枝杈，最后直接摔落在崖底，落地时的那一声闷响，连玉生烟也禁不住低呼。

从那样高的山峰上摔下来，即便是先天高手，只怕也很难保住性命吧？

更何况这人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落崖，必然是受了重伤所致。

“师尊？”他望向晏无师，请示道。

“你过去看看。”晏无师道。

对方一身道袍多处破损，想是落下来的时候被杖石壁划到的，血痕血水交错纵横，血肉模糊，连原本的容貌也看不大出来。

人早已昏迷无意识，连手中的剑也抓握不住，落地的同时，剑就跟着落在不远处。

“怕是全身许多骨头都碎了。”玉生烟蹙眉查看了一会儿，啧啧惋惜，又去摸他的脉象，觉得好像还有一线生机。

但这样一个人，即便救活过来，只怕也生不如死。

玉生烟毕竟出身魔宗，再如何年轻，善心也有限，所以即便此刻身上有大还丹，他也没有掏出来给对方服下的意思。

只是……

“师尊，今日是沈峤与昆邪约战之日，此人从上面落下来，莫非……”

晏无师走过来，没有去看人，而是先捡起他的剑。

剑锋冷若秋水，毫发无损，倒映着江水雾霭，似乎也泛起丝丝涟漪，靠近剑柄处有四个篆体小字。

玉生烟凑过来一看，啊了一声：“山河同悲剑！这是玄都紫府掌教的佩剑，此人果然是沈峤！”

再看重伤濒死的沈峤，又觉得不可思议：“祁凤阁武功天下第一，沈峤是他的入室弟子，又接掌了玄都山，怎么会不济至此？！”

玉生烟蹲在沈峤前面，皱着眉头：“难道昆邪的武功已经青出于蓝，超越他师父狐鹿估了？”

换作是玄都山任何一个人掉下来，晏无师都没有再看一眼的兴趣，但沈峤毕竟不同，多了一个掌教的身份。

他将那把山河同悲剑丢给玉生烟，又看了沈峤面目全非的脸片刻，忽而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先拿出大还丹给他服下。”

第二章

晏无师绝无可能亲自背着一个重伤濒死的人回去，即使这个人是玄都山的掌教。

有事弟子服其劳，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玉生烟身上。

浣月宗在半步峰附近的抚宁县有座别庄，沈峤全身骨头几乎碎尽，背着这么个人走并非易事，还要小心力道不要令他伤势更重，饶是玉生烟轻功步法一流，也花了近一个时辰才抵达别庄。

晏无师先行一步，此刻已经优哉游哉地在喝茶了。

“师尊，您真要救沈峤？”玉生烟将人安置好之后，便过来复命。

“你觉得不该救？”晏无师反问。

“他筋脉断了十之八九，骨头多处碎裂，内息固然尚存一二，但就算救得活，武功只怕也很难恢复了，更不必说摔下来时后脑勺也摔破了，指不定醒来之后就变成傻子了呢！”

晏无师微微一笑，笑容却毫无暖意：“祁凤阁的徒弟，玄都山的掌教，执正道牛耳，号令天下，无上荣光，一朝落败，连废人都不如，即便重回玄都山，也不可能当掌教了。他醒来之后知道自己的处境，不知会作何感想？”

玉生烟唏嘘：“说得也是，寻常人尚且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更何况沈峤这样的天之骄子，站得越高，摔下来就越惨烈！”

他旋即疑惑：“不过话说回来，沈峤既然是祁凤阁的弟子，又能接掌玄都山，名列天下十大，武功必然不凡，昆邪就算能打败他，又如何能够让他败得这样惨？难道昆邪的武功比当年的狐鹿估还要高？”

晏无师又笑道：“这个问题，等沈峤醒过来，若他没有变成傻子，你可以问问他。”

玉生烟发现自打捡了沈峤之后，师尊的心情似乎就变得很不错，笑的次数也比之前多了，但这绝不至于让他产生师尊对头一回见面，连样子都没看清的沈峤

有好感的错觉。

他试探地问：“师尊救沈峤，是否想让玄都山欠我们一个人情？”

晏无师饶有兴致：“他若是战败而死，也算一了百了，可当他醒过来，发现自己非但没死，而且还失去以往所拥有的一切，身受重伤，筋脉尽断，武功全失，心里会是什么感受？越是位高权重，就越是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必然由此心志崩溃，到时候我再将他收入门墙，将昔日道貌岸然、心地仁厚的玄都山掌教，慢慢调教为世人眼中不择手段的魔门弟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

玉生烟听得目瞪口呆：“……要是他变成傻子了呢？”

晏无师轻描淡写道：“那就随便找个地方活埋了吧。”

玉生烟素来是知道师尊喜怒无定、我行我素的，但这些年鲜少亲身接触，顶多也只是从旁人口中听说，如今一见，方知果然如此。

不过仔细想想，浣月宗被称为魔门三宗之一，便是因为魔门中人行事无常，只以利己为主，就是玉生烟自己，若是从沈峤身上得不到什么好处，他也绝对不可能大发慈悲去救人的。

“师尊，沈峤此人身份特殊，我们为何不用他与玄都山交换一个人情呢？便是为了玄都山的名声着想，他们定不可能放任自家掌教流落在外吧？”

晏无师微哂，换作大弟子边沿梅在此，就绝对不会问这种幼稚可笑的问题，玉生烟还是太嫩了些。

但他今日心情还算不错，也不吝解答：“你也知道沈峤名列天下十大，纵然深居简出，没多少人见过他出手，但能接掌祁凤阁的衣钵，又能差到哪里去。昆邪毕竟不是狐鹿估，到了先天高手这样的境界，就算沈峤败给昆邪，要全身而退也不难，缘何会落到如此境地？”

玉生烟毕竟还不算傻到底，闻言便接道：“这其中必定发生了什么变故。这变故若是发生在玄都山内部，就算我们将沈峤交出去，对方也未必会认，到时候很可能人情没拿到，反而沾了一身腥。”

总算不是无可救药，晏无师睨了他一眼：“有我在，浣月宗就无须看任何人的脸色，更无须去换什么人情。”沈峤身份虽然特殊，于他而言，也不过是新奇些的玩物罢了。

这话极为霸气，但今时今日的晏无师，的确是有说这种话的本钱。

十年前他与崔由妄一战，虽落败负伤，但崔由妄也非全身而退。当时崔由妄的功力便已深不可测，与祁凤阁不相上下，十年之后，崔由妄和祁凤阁俱已身死，

晏无师却因参破《凤麟元典》第九重而更上一层楼，功力进境虽一时还无从得知，但总不会比十年前更低。

如今天下知道他重现江湖的人寥寥无几，否则只怕会更加热闹，天下十大肯定也要重新排名了。

想及此，玉生烟眼眶一热，有些激动：“您闭关时，合欢宗三天两头来找麻烦，弟子与桑景行交手过一回，还受了伤，不得不离开凤麟洲，远走江湖，是以方才在外头游荡这么些年，幸好您老人家回来了……”

外人所称呼的魔门或魔宗，其实只是一个泛泛的称呼。

最初的魔门指的是凤麟洲日月山的日月宗，后来日月宗一分为三，变成浣月宗、合欢宗、法镜宗三支。三支虽然同属魔门，但彼此也是面和心不和，明争暗斗从来不断。

十年前晏无师闭关之后，眼看浣月宗群龙无首，合欢宗便意欲将浣月宗并入门下，不过浣月宗门下弟子原本就分散各地，并没有过于严密的组织，边沿梅行事低调谨慎，虽然打不过元秀秀、桑景行等人，暗地里也给合欢宗找了不少麻烦，彼此两相抵消，合欢宗倒也没能占多少便宜。

反倒是玉生烟因为入门最晚，年纪又轻，很是吃过几次亏。

如今晏无师出关，浣月宗众人就像终于有了娘的孩子，自然欢欣雀跃。

晏无师道：“沈峤的伤势，寻常下人照料不来，你留此关照几日，直至他醒转，便回半步峰下，务必将《凤麟元典》第五重参悟。”

玉生烟恭恭敬敬应下：“弟子遵命。”

……

沈峤伤势很重，不过脸上的伤痕多是落下来时被划的，将血水清理之后，就露出本来的面目。

即使脸上有伤痕，脑袋上也包扎着一圈纱布，仍旧无损其俊美，无论鼻梁的弧度，还是紧抿的嘴唇，都有几分禁欲冷清的味道，十分符合旁人心中对玄都山道门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

不难想象，当这双眼睛睁开之后，将会起到何等锦上添花的效果。

玉生烟能被晏无师收为弟子，自然不可能相貌丑陋，他本人游历天下，也算见识过不少绝顶美人，但对着沈峤这张伤痕累累的脸，他依旧出了好一会儿的神，方才拿起药膏，开始给他上药，一边暗自惋惜。

即便断骨可续，经脉可接，但受到重创的五脏六腑却不是那么好修复的，更

何况修为大减，往后恐怕连常人都不如，再想想自己辛苦练来的武功一夜尽丧的情景，玉生烟就觉得无法想象和接受，易地而处，沈峤受到的刺激只会比他更甚。

可惜了。玉生烟看着对方苍白无血色的脸，摇头暗道。

晏无师之所以会出手救人，仅仅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人救回来之后，一切就成了玉生烟的责任，他从不过问半句。

抚宁县是个小县，原本没什么人光顾，但因为半步峰那一战实在太轰动，这几天陆续有不少江湖中人从半步峰下来，途经抚宁县顺道投宿停歇一夜，玉生烟偶尔出去也能听回来不少消息。

譬如沈峤与昆邪一战十分精彩，可惜沈峤毕竟不是祁凤阁，比起其师相差甚远，而昆邪相较二十年前的狐鹿估，又有青出于蓝的架势，所以沈道尊非但不敌，还被打落山崖，尸骨无存。

在此之前，听说昆邪大喇喇地向沈峤下战帖，不少人都义愤填膺，又跃跃欲试，想挫一挫突厥人的气焰，然而在这一战之后，眼见连玄都山掌教都一败涂地，那些原本想要出头的人自然纷纷退却避让，不敢再掠其锋芒。

经此一役，昆邪声名鹊起，已经取代沈峤，跻身天下十大。据说他此番来中原，将会陆续挑战中原高手，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周国的雪庭上师。

自晋人南迁，五胡乱华，天下再没出现过大一统的局面，如今北有周、齐，南有陈朝，突厥、吐谷浑各据边陲广袤土地，诸门派世家各为其主。

玄都山作为道门之首，自祁凤阁起，便坚守中立，不涉世俗权力之争，如今沈峤为昆邪所败，生死未卜，玄都山还不知将由谁继任，继任者也不知会否延续前代的立场，天下格局亦不知是否会因此改变。

身处旋涡中心的主角却一直躺在榻上，每天任由玉生烟和别庄下人为其上药换衣，无知无觉，无悲无喜，浑然不知外界发生了何事。

直到半个月之后，他才头一回有了动静。

被下人急忙请过来的玉生烟看着沈峤慢慢睁开眼睛。

“你受了重伤，断骨尚未长好，最好别乱动。”

对方微微蹙眉，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旋即又面露茫然。

别是真撞成傻子了吧？

玉生烟思忖，一边问：“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不？”

对方动作迟缓地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弧度轻微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失忆了？倒也正常，毕竟脑袋受了那么严重的创伤。玉生烟还记得沈峤刚被背回来的那一天，后脑勺上一道又深又长的豁口，几乎都能瞧见底下森森白骨了。

“这位仁兄……”对方说话极为吃力，他须得凑近了方能听清，“我眼前一片黑暗，许是瞧不见东西了……”

玉生烟不由吃了一惊，敢情没变成傻子，倒成瞎子了？

第三章

“你叫沈峤，原是我浣月宗门下弟子，因故受了重伤，幸而我路过发现，及时将你救回来。伤了你的那些仇人是合欢宗的，我也打不过，只能先带你跑。等你养好伤，武功恢复之后再去找他们报仇吧。”

玉生烟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沈峤居然也听得一脸认真，末了问：“那……我应该如何称呼你？”

玉生烟：“我姓玉，玉生烟，是你师兄。”

这话说得实在亏心，玉生烟今年二十出头，沈峤容貌虽然不显年纪，但他是祁凤阁的弟子，又执掌玄都山五年，怎么也不可能比玉生烟更小。

玉生烟这明显是欺负人家眼睛瞧不见，故意在称呼上占了个便宜。

沈峤也真乖乖地叫人：“师兄好。”

“……”看着他一脸纯良，玉生烟莫名感觉有点心虚。

他打了个哈哈：“乖，既然你还不能起身，就好生躺着养伤，等伤好了，我再带你去拜见师父。”

沈峤：“好。”

他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又睁开，双目因为失去焦点而显得涣散，眼中也不复神采：“师兄……”

“还有事？”玉生烟自忖怜香惜玉，见状又是暗道一声可惜，心想堂堂天下道门之首的掌教沦落到这般田地也是可怜，换作对方昔日执掌宗门，功力全盛时，也不知是何等风仪气度。

沈峤：“我想喝点水……”

玉生烟：“先别喝水了，等会儿药就熬好了，你现在得把药当水喝。”

话刚说完，婢女便端着药汤过来，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方才给沈峤胡乱编造了一通身世，激起玉生烟难能可贵的愧疚之情，他接过汤碗，让婢女在后面将沈峤

的脖颈用枕头垫高，然后一勺勺亲自喂他喝药。

沈峤全身骨头虽然没有碎尽，可也差不离了，加上筋脉受了重创，生机几近断绝，能够一个月内就醒过来，已经是托了他原本底子好的福，如今不躺上起码三个月，是别指望能动弹的。

玉生烟拜入晏无师门下，虽然练功上吃尽苦头，但魔门素来作风奢靡，他吃穿用度比之世家公子也并不逊色，更不必提亲自给人喂药，动作再小心，偶尔也会洒落一些在沈峤的衣襟上，但沈峤却仍旧喂一勺喝一勺，没有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喝完药还朝他露出一抹感激的笑意：“谢谢师兄。”

温和乖顺，俊美可亲。

纵然这笑容的弧度并不大，但也足以让苍白的脸染上温暖色彩。边上婢女悄悄红了脸，忙移开视线。

他什么也不问，玉生烟反倒有点奇怪，换了自己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又失明又受伤连床榻都下不了，便是不精神崩溃，怕也不可能如此平静。

“你怎么不问我你的伤势几时可以恢复？”

“有师父和师兄在，你们定然为了我的事情四处奔走，劳累费神。”沈峤咳嗽几声，伤口因为被牵扯到而皱起眉头，“我若是问了，岂非更伤你们的心？”

似乎从未见过如此体贴细心为别人着想的人，又或许是因为对着他那张脸实在有点心虚，玉生烟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才好，半晌方道：“那你好生歇息，我便不打扰你了，明日再来给你上药。”

沈峤：“多谢师兄，还请师兄代我问候师尊他老人家一声。”

“我会的。”玉生烟忽然觉得继续待下去反而徒增尴尬，摸摸鼻子，丢下这句话便离开了。

他本还有些怀疑沈峤失忆是不是装疯卖傻，但自那天起，他几乎每天都会去探望沈峤，对方就像头一回清醒时的那样，温和、乐观，对玉生烟充满感激。

玉生烟说什么，他都照单全收，毫无怀疑，纯良得如同一张白纸。

在可以稍稍下床走动之后，沈峤还提出要亲自去拜谢“师尊”晏无师。

.....

如果玉生烟不提醒，晏无师还差点忘了沈峤的存在。

十年闭关，天下变化许多，不是旁人嘴里一两句话就能表述的。

天下门派众多，各有支持的势力与政权。

齐国高氏一族荒诞不经，历代皇帝也多爱亲近魔宗，到了高纬这一代，他与